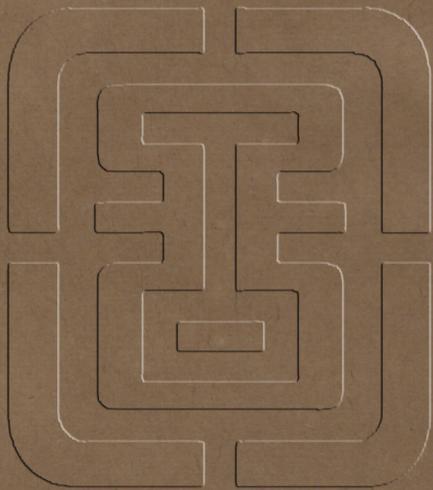




2083



國朝文類

一七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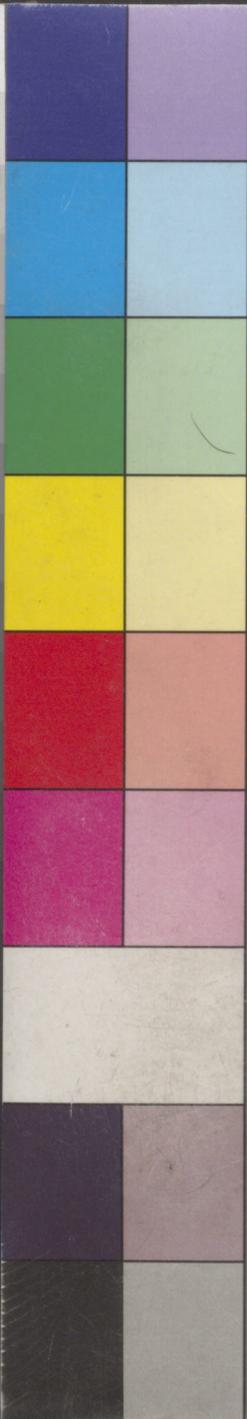
R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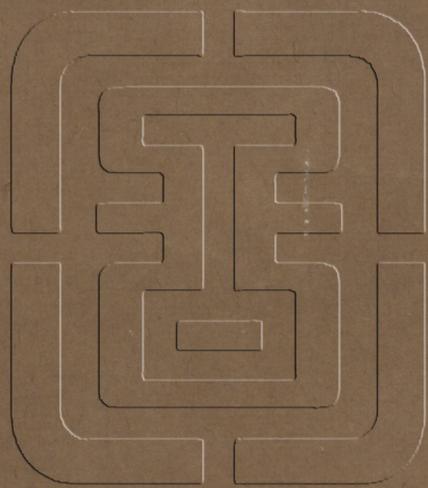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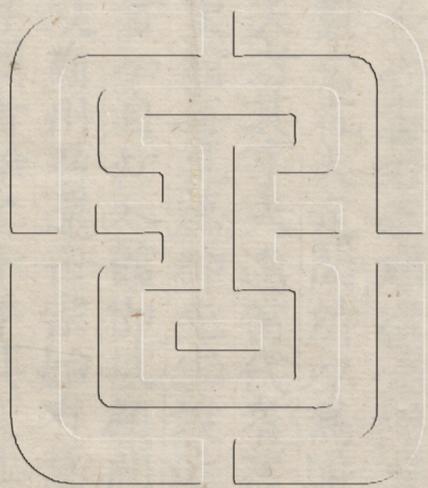
Magen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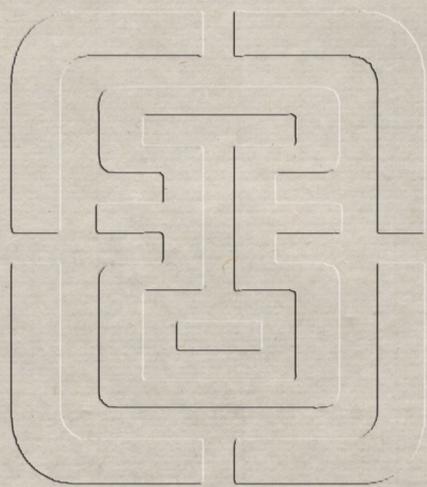
White

3/Color

Black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七

神道碑

故金尚書右丞耶律公神道碑 元好問

右丞文獻公在大定間所以爲通儒爲良史爲名
卿材大夫者其事夫遠當代者舊尚及見之好問
嘗從事史館每見薦紳先生談近代賢臣莫不以
公爲稱首公自初入館即被顧問忠言嘉謀不可
一二數及薊州召還世宗始有意大用公於是時
汨沒文字間者餘二十年其衰且病亦已久矣故
財入政府即乞罷未幾果以不起聞私竊慨歎以

爲生材爲難盡其材爲尤難古之人急於拯世至於分陰爲惜歲不我與忽焉有賢志之恨觀姚元崇之薦張柬之與張嘉貞之所以自薦爲可見矣世宗重惜名器百執事之人必擇焉而後用得人盛近古所未有至於孤傳偉傑之士困於資考限於銓選百未一試兀然而空老者抑多矣以公之材當春秋鼎盛時不能使之極其所至以建久安而隆長治故雖爲章宗所相至論得時行道識者猶以不能亟用爲世宗惜之公諱履字履道遼太祖長子東丹王突欲之七世孫東丹生燕京留

守政事令婁國婁國生將軍國隱國隱生太師合魯合魯生太師胡篤胡篤生定遠大將軍內刺內刺生銀青榮祿次夫興平軍節度使德元公之考曰聿魯興平之族弟也公早孤養於興平五歲時嘗夏夜露卧見天際浮雲往來忽謂乳母言此殆卧看青天行白雲者耶興平聞之驚且喜曰吾兒文性見於此矣自是日知問學讀書一過目輒不忘及長通六經百家之書尤邃於易太玄至於陰陽方技之說歷象推步之術無不洞究善屬文早爲時輩所推爲人美風儀善談論見者雙然敬之嘗以

國朝文苑卷五十七
鄉賦一試有司見露索失體即拂衣去陰補內供奉班尋辟國史院書寫素善契丹大小字譯經潤文旨辭達而理得大定初朝廷無事世宗銳意經籍詔以小字譯唐史成則別以女直字傳之以便觀覽公在選中獨主其事書上大蒙賞異擢國史院編修官兼筆硯直長改置經書所徑以女直字譯漢文選貴胄之秀異就學焉一日世宗召問公朕比讀貞觀政要見魏徵忠諫恨不與之同時近世如徵者獨未之見何也公乃感奮為上言徵輩不難得特太宗不常有耳世宗曰卿謂我不納諫

耶卿識劉用晦張汝霖否二人者皆不應得三品朕以其屢有忠言故越次用之朕豈不納諫耶公曰臣自幼未嘗去朝廷彼二人者誠未見其諫也且海陵杜塞言路天下緘口習以成風願陛下懲艾前弊開忠諫之路以通下情則天下幸甚初議以時務策設女直進士科禮部以所學不同未可槩稱進士詔公定其事乃上議曰進士之科起於隋大業中始試以策唐初因之至高宗時雜以箴銘賦頌文宗始專用賦且進士之初本專策試今女直諸生以試策稱進士又何疑焉世宗說事遂

施行十五年授應奉翰林文字兼前職以大明曆積微浸差乃取金國受命之始年撰乙未元曆云自丁巳大明曆行正隆戊寅三月朔日當食而不之食曆家謂必當改作而朝廷不之卹也及大定癸巳五月朔甲午十一月朔日食皆先天丁酉九月朔乃反後天臣輒跡其差忒之由冀得中數以傳求久書成上之世推其精密十九年遷修撰二十年謫控行慶宮畫功臣像以稽程降應奉踰年復爲修撰轉尚書禮部員外郎章宗爲金源郡王以公該洽每以經史疑義爲質公承間請曰殿下

注意何經章宗曰吾方授左氏春秋公曰左氏雖授經聖人率多權詐駁而不純尚書孟子載聖賢純一之道願留意焉章宗善之曰醇儒之言也二十六年進本部郎中兼同修國史翰林修撰表進孝經指解言宋仁宗時司馬光以爲古文孝經先秦所傳正得其真因爲指解上之臣愚竊觀近世皆以兵刑財賦爲急而尤獨以童蒙所訓者進之君正以孝爲百行之本其至可以通神明動天地爲人君者誠取其辭旨措之天下四方則元元之民受賜溥矣臣竊慕焉故敢以爲例世宗母睿宗

貞懿皇后睿宗厭世即為比丘尼當時朝命嘗有
國師之號及是世宗議遷祔于景陵朝臣有以孝
寧宮碑所載遺訓當用出家禮葬不可違改為言
者事下禮部講求往時主上在潛貞懿身奉釋教
業已受朝命必當別葬無可議者尚以人情所難
恐傷主上孝心故出明訓使之遵行出於母慈灼然
可見本不知有今日之事而然今則子為天子母
后稱號不得不尊國師之命固已革去矣向使主
上登極之後貞懿萬福尊崇之數自有典常母后
聖性明達必不重違有司之請以從桑門之教以

此言之碑文所載不可質於今日明矣從之世宗
嘗問宋名臣孰為優公以端明殿學士蘇軾對世
宗曰吾聞蘇軾與駙馬都尉王詵交甚款至作歌
曲戲及帝女非禮之甚其人何足數耶公曰小說
傳聞未必可信就令有之戲笑之間亦何須深責
豈得并其人而廢之世徒知軾之詩文為不可及
臣觀其論天下事實經濟之良材求之古人陸贄
而下未見其比陛下無信小說傳聞而忽賢臣之
言明日錄軾奏議上之詔國子監刊行俄以疾求
解世宗憫其勞授荊州刺史為郡寬猛適中旬月

之間政聲藹然此州寶坻鹽司所在瀕海之民煎鹵而食鹽官時以弓兵捕之亦有平民被羅織者一陷於禁往往爲之破產官吏疾其然凡以鹽事逮捕者一切勿遣或捕得弓兵則幽之獄中鹽司隨亦取報前後數政不能解一日捕得弓兵公召僚屬諭以和解之意即縱遣之口授文移過爲謙抑鹽官大爲感悅前弊遂革蘄人至今德之是年車駕東狩過州聞公疾稍平召爲翰林待制同修國史明年擢禮部侍郎兼翰林直學士進官五階世宗不豫詔公入侍遂預太師淄王定冊之功二

十九年春三月章宗即位進禮部尚書兼直學士同修國史特賜孟宗獻榜進士及第初世宗遺詔移梓宮於萬寧宮章宗詔百官議其事皆謂當以遺詔從事獨公奏曰非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其可使萬國之臣朝大行於離宮乎上從之乃遷座於大安殿七月拜參知政事兼修國史進官兩階公辭以才薄任重恐貽天下笑章宗曰朕在東宮時熟卿名今觀卿言行無不可者故首命相朕此自朕意非左右爲之先容卿其毋讓公乃拜命自以兼直學士入拜乃舉前代光院故事以

錢五十萬送學士院學者榮之明昌元年進尚書
右丞夏六月丙午春秋六十一薨於位天子聞而
震悼戊申權殯於都城南柳村詔百官會喪中使
宣慰其家賜錢二百萬秋八月辛巳車駕臨奠宰
相百官陪賜諡曰文獻賜錢二百萬帛四百匹重
幣四十端九月庚午葬於義州弘政縣東南鄉先
塋之側其發引也勅百官郊送遣使祭於路給鼓
旗二十事以導詔同知臨海軍節度使營護喪事
九飾終之具皆從官給哀榮終始當世莫及積官
正議大夫漆水郡開國公始娶蕭氏遼貴族再娶

郭氏岢山世胄之孫三娶楊氏名士曇之女公以
時制人子之養於諸父者不得別贈所生父官故
三夫人皆亦不爲請封子男三人曰奉國上將軍
武廟署令辨才曰龍虎衛上將軍贈工部尚書善
才曰領中書省楚才女三人嫁士族男孫四人鈞
鉉鏞鑄公資通敏善辭令曾懷倜儻有文武志膽
酬酢事變若迎刃而解與人言必盡誠無隱得人
一善若出諸己至稱道不絕口推賢讓能力爲引
薦後生輩借公餘論多至通顯論事上前是非利
病惟理所在未嘗有所回屈世宗朝御史大夫張

景仁領國史公為編修受詔修海陵實錄他日世宗問侍臣海陵弑熙宗血濺於面露及衣袖景仁何為隱而不書或曰景仁事海陵頗被任使故為諱之世宗作色曰朕不謂景仁乃有是心公曰臣與景仁嘗有隙必不妄為蓋蔽然景仁未嘗有是心也世宗曰景仁與卿何隙曰臣以小字為史掾景仁以漢文為史官予奪之際意多不相叶且謂臣藏匿遼史秩滿移文選部使不得調此私隙也今對上問公言也臣不敢以私害公世宗又曰隋煬帝弑逆血濺於屏史亦書之卿謂景仁無是心

何不如隋史書之曰煬帝自諱其惡故史臣不載之帝紀而詳見於他傳此所謂閤而章者也海陵以廢昏為辭明告天下居之不疑此不同也且與之弑君而不辭血濺之罪雖不書可也世宗怒遂解章宗朝太府少監李特里先為漢王長史吏卒苦其苛暴誣以怨望語連漢王有司論當死上封事言陛下飛龍之始當以親親為先李特里之獄本出構成就使實如所論猶當以漢王之故宥之況疑似之間乎書奏即日原之初與平養公為子後生子震與平捐館悉推家資予之及震卒妻子

貧無以爲資復收養之族人有負人債而宦遊不
返者公代爲輸息者十年既又無以償遂代償之
奉使江左得金直千萬皆散之親舊旬月而盡薨
之日庫錢裁餘二千而已體素臞瘠一旦暴得吐
疾登至委頓家人憂懼不知所爲公曰死生如去
來人之恒理何憂懼之有取吾冠服來服之怡然
而逝其安常處順又如此晚稱忌言居士有文數
百篇論者獨推其操著說蓋不階師授而獨得之
者癸卯秋八月中令君使謂好問言先公神道碑
泰和末先夫人教授禁中章宗以魏搏霄所撰墓

銘爲未盡欲喬轉運字爲之而不及也今屬筆於
子幸而論次之以俟百世之下好問再拜曰謹受
教乃爲之銘曰

德星煌煌出東方讓王七世蔚有光高陽苗裔襲
衆芳得易貞幹書潛剛帝前巍冠講虞唐德音一
鳴鳳朝陽謂公不逢相明昌謂公爲逢違所長風
后力牧望顏行老之著作暨典常興陵用公殆未
嘗丘山萬牛積且僵顧以椶闕待豫章緊國短修
奚我傷維公之息季獨良不周柱天屹堂堂有來
殷士作裸將力挈一卅歸壽康泝游推之公不亡

千年萬家置冢旁龜石有銘示不忘淵兮漆水其
未央

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

宋子貞

國家之興肇基於朔方惟
太祖皇帝以聖德受命恭行天罰馬首所向蔑有
能國太宗承之既懷八荒遂定中原薄海內外罔
不臣妾於是立大政而建皇極作新宮以朝諸侯
蓋將樹不拔之基垂可繼之統者也而公以命世
之才值興王之運本之以廊廟之器輔之以天人
之學纏綿二紀開濟兩朝贊經綸於草昧之初一

制度於安寧之後自任以天下之重屹然如砥柱
之在中流用能道濟生靈視千古爲無愧者也公
諱楚材字晉卿姓耶律氏遼東丹王突欲之八世
孫王生燕京留守政事令妻國留守生將軍國隱
將軍生太師合魯合魯生太師胡篤胡篤生定遠
將軍內刺定遠生榮祿大夫興平軍節度使德元
始歸金朝其弟聿魯生履興平鞠以爲子遂爲之後以
文章行義受知於世宗擢翰林待制再遷禮部侍郎
章宗即位有定策功進禮部尚書叅知政事終於
尚書右丞謚曰文獻即公之考也妣楊氏封漆水

國夫人公以明昌元年六月二十日生文獻公通
術數尤邃太玄私謂所親曰吾年六十而得此子
吾家千里駒也他日必成偉器且當為異國用因
取左氏之楚雖有材晉實用之以為名字公生三
歲而孤母夫人楊氏誨育備至稍長知力學年十
七書無所不讀為文有作者氣金制宰相子得試
補省掾公不就章宗特賜就試則中甲科考滿授
同知開州事貞祐甲戌宣宗南渡丞相完顏承暉
留守燕京行尚書省事表公為左右司員外郎越
明年京城不守遂屬 國朝

太祖素有并吞天下之志嘗訪遼宗室近族至是
徵詣行在入見 上謂公曰遼與金為世讎吾與汝
已報之矣公曰臣父祖以來皆嘗北面事之既為
臣子豈敢復懷貳心雖君父耶 上雅重其言處之
左右以備咨訪己卯夏六月大軍征西襍旗之際
兩雪三尺 上惡之公曰此克敵之象也庚辰冬大
雷 上以問公公曰梭里檀當死中野已而果然梭
里檀回鶻王稱也夏人常八斤者以治弓見知乃
詫於公曰本朝尚武而明公欲以文進不已左乎
公曰且治弓尚須弓匠豈治天下不用治天下匠

耶上聞之喜甚自是用公日密初國朝未有曆學而回鶻人奏五月望夕月食公言不食及期果不食明年公奏十月望夜月食回鶻人言不食其夜月食八分上大異之曰汝於天上事尚無不知況人間事乎壬午夏五月長星見西方上以問公公曰女直國當易主矣逾年而金主死於是每將出征必令公預卜吉凶上亦燒羊髀骨以符之行次東印度國鐵門關侍衛者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爲人言曰汝君宜早迴上怪而問公公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解四夷語是惡

殺之象蓋上天遣之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實陛下無疆之福上即日下詔班師丙戌冬十一月靈武下諸將爭掠子女財幣公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所活幾萬人其後燕京多盜至駕車行劫有司不能禁蒔睿宗監國命中使偕公馳傳往治既至分捕得之皆勢家子其家人輩行賂求免中使惑之欲爲覆奏公執以爲不可曰信安咫尺未下若不懲戒恐致大亂遂刑一十六人京城帖然皆得安枕矣己丑太宗即位公定冊立儀禮皇族尊長

皆今就班列拜尊長之有拜禮蓋自此始諸國來朝者多以冒禁應死言陛下新登寶位願無污白道子從之蓋國俗尚白以白爲吉故也時天下新定未有號令所在長吏皆得自專生殺少有忤意則刀鋸隨之至有全室被戮襁褓不遺者而彼州此郡動輒兵興相攻公首以爲言皆禁絕之自太祖西征之後倉廩府庫無斗粟尺帛而中使別迭等僉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去之使草木暢茂以爲牧地公即前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爲耳何名無用哉因奏地

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緡八萬匹粟四十萬石上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爲之乃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皆以儒者爲之如燕京陳時可宣德路劉中皆天下之選因時時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上深以爲然國朝之用文臣蓋自公發之先是諸路長吏兼領軍民錢穀往往恃其富強肆爲不法公奏長吏專理民事萬一府總軍政課稅所掌錢穀各不相統攝遂爲定制權貴不能平燕京路長官石抹咸得不激怒皇叔

俾專使來奏謂公悉用南朝舊人且渠親屬在彼恐有異志不宜重用且以國朝所忌誣構百端必欲置之死地事連諸執政時鎮海粘合重山實爲同列爲之股慄曰何必強爲更張計必有今日事公曰自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爲之諸公何與焉若果獲罪我自當之必不相累上察見其誣怒逐來使不數月會有以事告咸得不者上知與公不協特命鞠治公奏曰此人倨傲無禮狎近羣小易以招謗今方有事於南方他日治之亦未爲晚上頗不悅已而謂侍臣曰君子人也汝曹當效之辛

卯秋八月上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廩米穀簿籍具陳於前悉符元奏之數上笑曰卿不離朕左右何以能使錢穀流入如此不審南國復有卿比者否公曰賢於臣者甚多以臣不才故畱於燕上親酌大觴以賜之即日授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宣德路長官太傅禿花夫陷官糧萬餘石恃其勳舊密奏求免上問中書知否對曰不知上取嗎鏞欲射者再良久叱出使白中書省償之仍勅今後凡事先白中書然後聞奏中貴苦木思不花奏撥戶一萬以爲采鍊金銀

栽種蒲萄等戶公言

太祖有旨山後百姓與本朝人無異兵賦所出緩急得用不若將河南殘民貸而不誅可充此役且以實山後之地上曰卿言是也又奏諸路民戶今已疫乏宜令土居蒙古回鶻河西人等與所在居民一體應輸賦役皆施行之壬辰車駕至河南詔陝洛秦虢等州山林洞穴逃匿之人若迎軍來降與免殺戮或謂此輩急則來附緩則復資敵耳公奏給旗數百面悉令散歸已降之郡其活不可勝數國制九敵人拒命矢石一發則殺無赦汴京垂

陷首將速不斛遣人來報且言此城相抗日久多殺傷士卒意欲盡屠之公馳入奏曰將士暴露凡數十年所爭者地土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上疑而未決復奏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實之家皆聚此城中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上始然之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戶一百四十七萬仍奏選工匠儒釋道醫卜之流散居河北官為給贍其後攻取淮漢諸城因為定例初汴京未下奏遣使入城索取孔子五十一代孫襲封衍聖公元措令收拾散亡禮

國朝文類卷五十一
樂人等及取名儒梁陟等數輩於燕京置編修所
平陽置經籍所以開文治時河南初破被俘虜者
不可勝計及聞大軍北還逃去者十八九有詔停
留逃民及資給飲食者皆死無問城郭保社一家
犯禁餘並連坐由是百姓惶駭雖父子弟兄一經
俘虜不敢正視逃民無所得食踏死道路者踵相
躡也公從容進說曰十餘年間存撫百姓以其有
用故也若勝負未分慮涉攜貳令敵國已破去將
安往豈有因一俘囚罪數百人者乎上悟詔停其
禁金國既亡唯秦鞏等二十餘州連歲不下公奏

吾人之得罪逃入金國者皆萃於此其所以力戰
者蓋懼死耳若許以不殺不攻而自下矣詔下皆
開門出降期月之間山外悉平甲午詔括戶口以
大臣忽覩虎領之國初方事進取所降下者因以
與之自一社一民各有所主不相統屬至是始隸
州縣朝臣共欲以丁爲戶公獨以爲不可皆曰我
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爲戶豈可捨大朝之法
而從亡國政耶公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爲
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卒從公
議時諸王大臣及諸將校所得驅口往往寄留諸

郡幾居天下之半公因奏括戶口皆籍為編民乙未朝議以回鶻人征南漢人征西以為得計公極言其不可曰漢地西域相去數萬里比至敵境人馬疲乏不堪為用況水土異宜必生疾疫不若各就本土征進似為兩便爭論十餘日其議遂寢丙申上會諸王貴臣親執觴以賜公曰朕之所以推誠任卿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則天下亦無今日拱之所以得高枕而卧者卿之力也蓋

太祖晚年屢屬於上曰此人天賜我家汝他日國政當悉委之其秋七月忽覩虎以戶口來上議割

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以為湯沐邑公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為恩上曰業已許之復曰若樹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歛差可父也從之是歲始定天下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以與所賜之家土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為求額朝臣皆謂太輕公曰將來必有利以進者則已為重矣國初盜賊充斥商賈不能行則下令凡有失盜去處周歲不獲正賊令本路

民戶代償其物前後積累動以萬計及所在官吏
取借回鶻債銀其年則倍之次年則并息又倍之
謂之羊羔利積而不已往往破家散族至以妻子
爲質然終不能償公爲請於上悉以官銀代還凡
七萬六千定仍奏定今後不以歲月遠近子本相
伴更不生息遂爲定制侍臣脫歡奏選室女勅中
書省發詔行之公持之不下上怒召問其故公曰
向所刷室女二十八人尚在燕京足備後宮使令
而脫歡傳旨又欲徧行選刷臣恐重擾百姓欲覆
奏陛下耳上良久曰可遂罷之又欲於漢地拘刷

牝馬公言漢地所有繭絲五穀耳非產馬之地若
今日行之後必爲例是徒擾天下也乃從其請丁
酉汰三教僧道試經通者給牒受戒許居寺觀儒
人中選者則復其家公初言僧道中避役者多合
行選試至是始行之始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
而使臣猥多馬悉倒乏則豪奪民馬以乘之城郭
道路所至騷動及其到館則要素百端供饋稍緩
輒被箠撻館人不能堪公奏給牌劄仍定飲食分例其
弊始革因陳時務十策一曰信賞罰二曰正名分
三曰給俸祿四曰封功臣五曰考殿最六曰定物

力七曰汰工匠八曰務農桑九曰定土貢十曰置
水運上雖不能盡行亦時擇用焉回鶻阿散阿迷
失告公私用官銀一千定上召問公公曰陛下試
詳思之曾有旨用銀否上曰朕亦憶得嘗令修蓋
宮殿用銀一千定公曰是也後數日上坐萬安殿
召阿散阿迷失詰之遂服其誣太原路課稅使副
以贓罪聞上讓公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皆
善人何故亦有此輩公曰君父之教臣子豈欲陷
之於不義而不義者亦時有之三綱五常之教有國有
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星辰也豈可因一人之有

過使萬世常行之道獨見廢於我朝乎上意乃解戊
戌天下大旱蝗上問公以禦之之術公曰今年租賦乞權
行倚閣上曰恐國用不足公曰倉庫見在可支十年
許之初籍天下戶得一百四萬至是逃亡者十四五而
賦仍舊天下病之公奏除逃戶二十五萬民賴以安燕
京劉忽篤馬者陰結權貴以銀五十萬兩撲買天下差
發涉獵發丁者以銀二十五萬兩撲買天下係官廊
房地基水利豬鷄劉庭玉者以銀五萬兩撲買燕京
酒課又有回鶻以銀一百萬兩撲買天下鹽課至
有撲買天下河泊橋梁渡口者公曰此皆姦人欺

下罔上爲害甚大咸奏罷之嘗曰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必以爲班超之言蓋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上素嗜酒晚年尤甚日與諸大臣酣飲公數諫不聽乃持酒槽之金口曰此鐵爲酒所蝕尚致如此況人之五臟有不損耶上悅賜以金帛仍勅左右日進酒三鍾而止時四方無虞上頗怠於政事姦邪得以乘間而入初公自庚寅年定課稅所額每歲銀一萬定及河南既下戶口滋息增至二萬二千定而回鶻譯史安天合至自汴梁倒身事公以求進用公雖加獎借

終不能滿望即奔詣鎮海百計行間首引回鶻與都刺合蠻撲買課稅增至四萬四千定公曰雖取四十四萬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耳民窮爲盜非國之福而近侍左右皆爲所啗上亦頗惑衆議欲令試行之公反復爭論聲色俱厲上曰汝欲鬪搏耶公力不能奪乃太息曰撲買之利既興必有躡跡而篡其後者民之窮困將自此始於是政出多門矣公正色立朝不爲少屈欲以身徇天下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氣懇切孜孜不已上曰汝又欲爲百姓哭耶然待公加重公當國

日父每以所得祿賜分散宗族未嘗私以官爵或
勸以乘時廣布枝葉固本之術也公曰金幣資給
足以樂生若假之官守設有不肖者干違常憲吾
不能廢公法而徇私情且狡兔三穴吾不爲也辛
丑春二月上疾篤脉絕皇后不知所以召公問之
公曰今朝廷用非其人天下罪囚必多冤枉故天
變屢見宜大赦天下因引宋景公熒惑退舍之事
以爲證后亟欲行之公曰非君命不可頃之上少
蘇后以爲奏上不能言頷之而已赦發脉復生冬
十一月上勿藥已父公以太一數推之奏不宜改

獵左右皆曰若不騎射何以爲樂獵五日而崩奏
卯后以儲嗣問公公曰此非外姓臣所當議自有
先帝遺詔在遵之則社稷甚幸與都刺合蠻方以
貨取朝政執政者亦皆阿附唯憚公沮其事則以
銀五萬兩賂公公不受事有不便於民者輒中止
之時后已稱制則以御寶空紙付與都刺合蠻令
從意書填公奏曰陛下先帝之天下典章號令自
先帝出必欲如此臣不敢奉詔尋復有旨與都刺
合蠻奏準事理今史若不書填則斷其手公曰軍
國之事先帝悉委老臣今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

是遵行若不合理死且不避況斷手乎因厲聲曰
老臣事 太祖太宗三十餘年固不負於國家皇后
亦不能以無罪殺臣后雖怨其忤已亦以先朝勲
舊曲加敬憚焉公以其年五月十有四日以疾薨
於位享年五十五蒙古諸人哭之如喪其親戚和
林爲之罷市絕音樂者數日天下士大夫莫不茹
泣相弔以中統二年十月二十日葬於玉泉東甕
山之陽從遺命也以漆水國夫人蘇氏祔先娶梁
氏以兵亂隔絕歿於河南之方城生子鉉監開平
倉卒蘇氏東坡先生四世孫威州刺史公弼之女

生子鑄今爲中書左丞相孫男十一人曰希徵曰
希勃曰希亮曰希寬曰希素曰希周曰希光曰希
逸曰希 曰希 曰希 女孫五人適貴族公天
姿英邁回出人表雖案牘滿前左酬右答咸適其
當又能以忠勤自將嘗會計天下九年之賦毫釐
有差則通宵不寐平居不妄言笑疑若簡傲及一
被接納則和氣溫溫令人不能忘平生不治生產
家財未嘗問其出入及其薨也人有譖之者曰公
爲相二十年天下貢奉皆入私門后使衛士視之
唯名琴數張金石遺文數百卷而已篤於好學不

舍晝夜嘗誠諸子曰公務雖多晝則屬官夜則屬私亦可學也其學務爲該洽九星曆醫卜雜筭內筭音律儒釋異國之書無不通究嘗言西域曆五星密於中國乃作麻答把曆蓋回鶻曆名也又以日食躔度與中國不同以大明曆浸差故也乃定文獻公所著乙未元曆行於世既葬公七年今丞相持進士趙衍狀以銘見屬國家承大亂之後天網絕地軸折人理滅所謂更造夫婦肇有父子者信有之矣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其出入用事者又皆諸國之人言語之不通趣向之不同當是

之時而公以一書生孤立於廟堂之上而欲行其所學憂憂乎其難哉幸賴明季子在上諫行言聽故奮袂直前力行而不顧然而其見於設施者十不能二三而天下之人固已鈞受其賜矣若此時非公則人之類又不知其何如耳銘曰

帝王之興輔弼是賴誰其尸之不約而會阿衡返商尚父歸周風雲一旦竹帛千秋赤氣告祥龍飛朔野義師長驅削平天下儒服從容左右彌縫克誠厥功惟中令公令公維何代掌變理太師之孫文獻之子白璧堂堂維國之華帝曰斯人天賜我

家重明耀離大命既革乾旋坤轉如再開闢內外
疇咨付之鈞司吾國吾民汝翼汝爲公拜稽首曰
敢不力權輿帝墳草創人極郡國相師以殺爲嬉
陰盜赤子弄兵潢池渙號一方捷於風雨指麾群
雄圍豹檻虎賢哲深藏固拒牢關潛行公卿求活
草間隨材擇用鬱爲棟棟網羅四方狩麟蒐鳳府
庫填充粟帛流通公於是時蕭何關中臺閣討裁
典章燦煥公於是時玄齡貞觀逋俘纍纍蔽野僵
屍我煥而寒我飽而飢圍城惴惴假息寸晷我解
其縛我生其死生息長養教誨飲食民到于今家

受其賜惟天雖高其監則明乃祚元子再秉樞衡
勲在盟府名昭國史富貴壽考哀榮終始莓莓新
阡浩浩流泉不朽載傳尚千萬年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七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八

神道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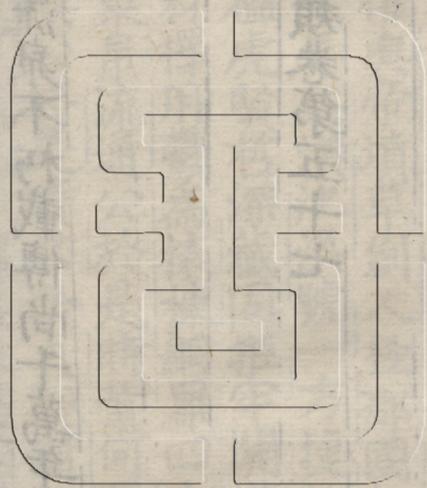
中書右丞相史公神道碑

王磐

房杜受帷幄之寄而不親汗馬之勞耿賈著鍾鼎之勲而弗踐秉鈞之任豈不以將相殊器而軍國異宜非仁勇兼備而才德兩全者未易當之歟丞相史公弱冠從軍年未三十已為大將自

太祖太宗睿宗憲宗四朝每有征伐之事未嘗不在軍中身經百戰偉績豐功不可勝紀逮

今上御極置之相府授以政柄即從容閒暇不動



國朝文類卷五十八

右

聲色而紀綱法度粲然一新內立省部以杜絕政
出多門斜封墨勅之權外設六道宣撫司以削奪
郡縣官吏世襲專擅之弊給百官俸祿使在官者
有以自贍而得保清廉之節禁賄賂請託使官吏
一心奉公而不敢爲徇情杜法之私又奏罷諸色
占役五十餘萬戶均其賦稅以蘇民力天下欣然
咸有太平之望非所謂仁勇兼備而才德兩全者
能如是乎公諱天澤大興永清人曾大父成珪隱
德不耀父秉直是爲尚書府君生三子伯曰天倪
仲曰天安公其季也金大安癸酉歲國兵南下尚

書府君率鄉里老幼數千詣太師國王木花里軍
門降明年從國王攻北京下之王以國人烏也兒
爲都元帥府君爲行部尚書鎮守其地後五年武
仙以真定降王又以天倪爲河北西路都元帥仙
副之駐真定公年寢長身長八尺善騎射拳勇過
人署帳前軍總領乙酉歲春都帥命公護送太夫
人還北京仍令過燕都市繒幣爲北觀需既行武
仙以真定叛都元帥被害帥府經歷王縉追公及
燕公聞變即與縉議縉曰變起倉卒帥府軍無主
散出多在近郊公能迴轡南行即不招自至公慨

然曰兄弟之讎不共國假使無成義亦當徃況有
可成之道乎即出所賫市幣之金買兵仗甲冑載
之南行行至滿城已得兵士千餘戰馬七百遣監
軍李伯祐詣國王行帳言狀且乞濟師王命公紹
其兄職仍以笑乃解將兵三千爲助遂破走武仙
復取真定後數月武仙又潛遣壯士入城匿大曆
寺夜斬關爲內應仙入擄城公倉卒率軍士數十
人夜踰城東出步走藁城會諸城軍與笑乃解合
軍攻仙走之笑乃解怒民之從賊也驅萬餘人將
殺之公曰此皆吾民不幸爲賊驅脅何罪而殺之

不聽公力爭甚久竟得全活公乃繕城隍立樓櫓
爲不可犯之計招集流散存卹困窮披荆棘拾瓦
礫官府民居日益完葺歲荒食艱捐甘攻苦與衆
共之由是數年之間民生完實而兵力富强勝於
他郡

太宗即位公北覲朝廷方議選三萬戶分統漢兵
公適至上素聞公名遂以真定大名河間濟南東
平五路授公爲萬戶壬辰歲

太宗由白波渡河疾趨陽翟與
睿宗相會破合答軍於三峰山命公略汴京以東

諸城公遂下太康柘縣瓦岡睢州復與大軍會軍
至歸德衛州達魯花赤撒吉思欲以其軍薄城而
營公曰此豈駐兵之地乎彼若來犯難爲備矣不
聽會公以事之汴比還撒吉思全軍皆沒戊午歲秋
憲宗南征明年駐釣魚山夏秋之交軍士多疾疫
方議班師宋將呂文德率戰艦千餘艘由嘉陵江
來上命它帥拒戰不能却詔公往公命蒙古軍分
爲兩翼夾江注射公率水軍順流縱擊大破之奪
船數百艘追至重慶府乃還中統元年
今上登極首召公問以治國安民之道公奏疏以

對上嘉納之命公往鄂渚撤江上軍既回以公爲
河南等路宣撫使是歲秋上北征又詔公兼江淮
經畧使二年春上北征還以公爲中書右丞相秋
九月從上北征冬十一月與阿里不哥會戰昔木
土上命丞相線真指麾右軍公指麾左軍戰大捷
阿里不哥遁去三年春李璫陰結宋人以益都叛
率軍據濟南上命諸王合必赤總諸道兵討之璫
兇勢甚張上繼命公往公受命之日不至其家輕
騎奔赴至則亟築長圍樹木柵遏其侵軼使內外
不相聞九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生擒璫斬軍

門誅同惡數十人餘悉縱令歸家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初公將行上臨軒授詔責公以專征之任俾諸將皆聽節度公自始至還未嘗以詔旨示人其謙退慎密如此入見上慰勞公悉歸功諸將若無一毫出於己者至元改元加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如故三年皇子燕王領中書省兼樞密使以公為左丞相兼樞密副使六年上將有事於襄陽詔公與駙馬忽刺出往賜白金百笏楮幣萬緡公至則占要害地築三小堡屯軍使彼內不能出外不得援蓄銳而守兵食有

餘七年公以疾還八年授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仍令右丞相安童諭公曰中書省尚書省御史臺或一月或一旬遇有大事卿可商量小事不必煩卿也十年宋將呂文煥以襄陽內附聖天子慨然有掃清六合混一車書之意十一年秋以公與右丞相伯顏領荆湖路行臺總大軍自襄陽水陸並進將由鄂渚渡江行至郢州公病不能進還襄陽上聞亟遣近侍賫蒲萄酒賜公且諭之曰卿自吾父祖以來躬探甲冑跋履山川宣勤勞者多矣勿以小疾暫阻行意便為憂惱可且北歸善

自調護公歸至真定上又遣其子杠與太醫馳往
診視仍賜藥物公餌畢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
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毋殺虜是日薨春秋七十
有四實至元十二年二月七日也訃聞上震悼遣
近臣致奠賻白金二千五百兩贈太尉下太常考
行謚曰忠武以三月庚寅葬府城西原明年春二
月有旨命臣鑿製墓隧碑文臣嘗論士君子抱負
才智出逢昌運君臣遇合取富貴功名以自振耀
非難事也唯夫仁慈愛不吝不驕有以服人心
於富貴功名之外者是可重也公以元勲碩德位

兼將相為邦家之柱石為宗社之蕃龜望重四朝
恩隆百辟其容貌循循和易未嘗有一毫驕矜之
色見於顏間視富貴功名歛然退避若將有浼於
己者此其蘊藉豈尋常淺狹之量所能窺測哉初
武仙之變公之兄都元帥被害朝廷以公紹其職
後都帥之子稍長公奏言於朝曰臣遭家禍權兄
職以復讎恥為姪尚幼久不敢言今姪年已長願
得歸之上曰但聞爭官者多讓官者少卿之此舉
甚可嘉尚然朕自有官償之卿何可辭即日詔以
公姪為真定路總管後數年公又乞致仕上問其

故公曰臣無大功報國今一子管民政一子掌兵
權臣復久叨寄遇一門之內處三要職寵榮過分
必致各殃臣敢昧死固請上由卿奕世忠勤有功
於國一門三職何足爲嫌不允國朝之制州府司
縣各置監臨官謂之達魯花赤州府官往往不能
相下公獨一切莫與之較由是唯真定一路事不
乖戾而民以寧李璫變後議者以諸侯權重爲言
公言於朝曰兵民之權不可并在一門家有一人
居官其餘宜悉罷遣行之請自臣家始史氏子弟
即日皆辭職而退

憲宗朝公爲河南經畧使朝廷遣阿藍答兒勾較
諸路財賦出入虧盈阿藍答兒性苛刻乘勢橫暴
擅作威福官吏悉遭凌辱以公舊德獨見寬假公
進曰經畧使司我實主之是非功罪皆當問我今
罪及諸人而不問我豈能自安乎由是餘人蒙賴
得釋者甚衆兵火之餘民間生理貧弱往往從西
北賈人借貸周歲輒出倍息謂之羊羔利稍積數
年則鬻妻賣子不能盡償公奏乞令民間負債出
息至倍則止上從之遂爲定法初公至歸德遇蒙
古官驅俘獲數人出城將殺之內一俘氣貌異常

公問汝爲何人曰我金近侍局官也曰汝識李正臣乎曰我即是也公出橐中金贖之遣騎送歸真定軍回署萬戶府參謀幕府畱務無大小一以委之又嘗有河南流寓人王顯之來謁公一見問其姓名鄉里即畱置門下署萬戶參議行軍事務無大小一以委之兩人信任之專雖父兄弟莫之敢問由是真定治效高視他郡四方諸侯取之爲法者兩人之力爲多公平生喜資治通鑑每公務之暇即取讀之有不解則以問人必解而後已雖公務遠適亦恒以數冊自隨每舉一事輒能推究

始終折衷是非雖老師宿儒有不及者公夫人石氏李氏納合氏抹撚氏皆先公卒子男八人曰格榮祿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曰樟真定順天兩路新軍萬戶曰棟嘉議大夫衛輝路總管曰杠資德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右丞曰杞嘉議大夫淮東道肅政廉訪使曰梓奉議大夫澧州路同知曰楷奉訓大夫南陽府同知曰彬資德大夫中書左丞女七人皆適名族男孫十六女孫十三銘曰維開府公沈毅虓鴻超然異稟間氣所鍾累朝尚武公在戎旅把握韜鈴指麾貔虎一旦崇文正笏

垂紳從容廊廟百度維新省部既立事權歸一監
司出臨專擅自息祿足代耕吏保公清包苴不行
獄無歆傾謨恊宸意事合群情黔黎呼舞思見太
平太平非難既立其址譬如爲山要有終始役指
駢羅覆篲孔多積之歲月寧不嗟峨公屬囊鞬十
嘗八九其在鈞衡斲而非久斲而非久又復不專
同堂合議嗜好奇偏公心順恭允叶天聰紀綱卒
立天子之功波濤險熾舟楫是依風雨震驚夏屋
旻幪世治時清尚可無公險熾震驚非公孰寧忠
義肝腸中令汾陽小心慎兢相國玄齡公今云亡

孰佐時康宸衷簡在百世難忘豐碑堂堂松栢生
光有不知者視此銘章

中書左丞張公神道碑

李謙

世祖皇帝始居潛邸招集天下英俊訪問治道一
時賢士大夫雲合輻湊爭進所聞迨中統至元之
間布列臺閣分任岳牧蔚爲一代名臣者不可勝
紀至其愛君憂國忠勤匪懈好善疾惡始終不撓
若時政之臧否生民之利病知之無不言言之無
不盡曾不以用舍進退累其心者公一人而已公
諱文謙字仲謙姓張氏世爲邢州沙河人曾祖珪

祖字皆潛德不仕考英邢州軍資庫使曾祖妣秦氏祖妣常氏妣劉氏公幼聰敏讀書善記誦自入小學與太保劉公秉忠同研席年相若志相得其後太保祝髮為僧先侍

世祖於潛邸薦公才可用歲丁未驛召北上入見占對稱旨擢置侍從之列命司王府教令牋奏日見信任邢初分隸勲臣二千戶為食邑歲遣人更迭監牧類皆不知撫治加之頻歲軍興郡當驛傳衝要徵需百出民不堪命會郡人赴愬王府公與太保實為先容合辭言於

世祖曰今民生困敝莫邢為甚揀焚拯溺宜不可緩盍擇人往治要其成效俾四方諸侯取法於我則天下均受賜矣

世祖從之命近臣脫兀脫故劉尚書肅李侍郎簡偕往三人者同心為治黜出貪暴剷除宿敝不期月流亡者復益戶十倍於是

世祖益重儒士任之以政蓋自公發之辛亥

憲宗皇帝踐祚世祖以太弟日侍宸扆所言率賜俞允公暨太保數條具時務所當先者為

世祖言皆奏可施行之是後大駕所臨若大理若

漢鄂公皆扈行

世祖皇帝即位首拜中書左丞與平章政事王文
統共政建立綱紀講明利弊以安國便民爲務詔
令一出天下有太平之望文統素忌克謀謨之際
屢相可否積不能平公遽求出詔以本職行大名
等路宣撫司事且有後命曰第往行詔卿比行謂
文統言天下生民罷瘵日久歲屬大旱若不量蠲
稅賦將無以慰來蘇之望文統以爲

世祖新即大位國家經費爲數不貲且素無積儲
何所供億公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俟時和歲豐

取之未晚也竟蠲常賦十之四商酒稅額十之二
下車宣布德意百姓歡欣鼓舞思見德化之成明
年春入朝還居政府始立左右部分司綜務鉅細
畢舉公之力居多三年阿合馬領中書左右部總
司財賦每事欲專輒奏聞不關白省府詔廷議之
公昌言曰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不關預中書無是
理也且財賦一事耳若中書不敢詰天子將親莅
之乎

世祖曰仲謙言是也阿合馬語遂塞至元改元秋
詔公行省事中興羌俗素鄙野事無統紀公求蜀

國朝文苑卷五十八
十一
士爲人僕隸者得五六人援恩例理而出之俾通
明吏教以案牘旬月之間樞機品式粗若可觀羌
人始遣子弟讀書土俗爲之一變又疏唐來漢延
二渠溉田十萬餘頃民迄今賴之三年還朝諸勢
家告有戶數千當役屬爲私奴朝議久不決公言
奴與良法當以乙未戶帳爲斷若已籍爲奴或奴
之而未占籍者歸勢家可也自餘皆國家良民必
無爲奴之理其議遂定至今守以爲法五年春淄
川妖人曰胡王者作亂惑衆逮繫百餘人事聞
世祖命中書省議公謂愚民無知爲所誑誘殺首

惡三數人足矣右丞相安童是其言命公與斷事
官普化莅決於濟南既至尸三人於市餘並釋去
人以爲死而復生七年拜大司農卿立諸道勸農
司巡行勸課敦本業抑游末設庠序崇孝弟不數
年功效昭著野無曠土栽植之利遍天下奏開籍
田祭先農先蠶皆自公始專又奏立國子學以魯
齋許公衡爲祭酒選貴胄子弟教養之所成就人
材爲多已而分布省寺臺閣往往蔚爲時望達於
從政皆出公始終左右之力阿合馬當國權民鐵
爲農器厚其直以配民初立宣慰司行戶部於東

平大名不與民事惟印楮幣是務諸路轉運司怙
勢作威害民干政莫敢誰何公屢於

世祖前極論其害詔從公言皆罷之彼怒其沮已
數欲中傷賴

世祖眷知有素計不得行十三年拜御史中丞時
阿合馬威權日熾恣爲不法慮臺憲發其姦奏罷
諸道提刑案察司以撼內臺居數日公奏復之自
知爲姦臣所忌不辭去未已也亟請避位明年拜
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初

世祖以大明曆歲久寔差詔魯齋許公太史令王

恂同知太史院事郭守敬測驗改正命公董其事
故有是拜曆成賜名曰授時頒行天下十九年拜
樞密副使首議肅兵政汰冗貧選練將士而優恤
其家曾未及施而一疾不起薨於京師私第之正
寢實二十年三月壬申也享年七十有七階至資
政大夫

今土皇帝御極追念舊德特敕有司議頒恤典贈
光祿大夫大司徒謚忠宣公夫人劉氏封襄國夫
人夫人前邢州節度使劉侯之女姿淑善事姑至
孝衣製必躬親之公既貴顯夫人常服不過練素

子女雖甚鍾愛每飯蔬食服補綴之衣常語人曰
童心易以驕縱當預之以儉克宋之初詔頒廷臣
白金器皿輒遣分遺親族尤喜周卹孤貧恭勤逮
下僮僕皆感恩惠迨公之薨家無餘貲曰吾家素
尚清白有書數匱傳之子孫萬金不博也其治家
教子之賢類此襄國生二子長曰晏初侍

裕宗於東宮爲府正司丞

世祖思功臣子孫選充刑部郎中遷吏部郎中大
司農丞元貞改元

今上時時召見命講經史特授集賢侍讀學士參

議樞密院事陞集賢學士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

次曰杲武備寺丞女五人長適知深州事許善慶

次適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董士亨次適祕書少

監劉虞次適集賢照磨李吉次適典瑞大監董士

恭公先娶李氏早卒生一女適主簿喬淵側室一

子曰昇一女適劉槃初大理之役我師至其城下

國主高祥拒命殺我信使一夕遁去

世祖怒欲屠之公言入曰殺使拒命者其國主耳

非民之罪

世祖從之特免殺掠所活者無算漢鄂之役王師

方啓行公數言王者之兵有征無戰當一視同仁不可嗜殺

世祖曰保爲卿等守此言既入宋境諸將分道並進各遣儒士相其役禁戢軍士毋肆殺戮毋焚燒廬舍所獲生口悉縱遣之其後混一之功卒本於不可嗜殺等數語信乎仁人之言其利博哉公爲人謙恭篤實外和內剛其好賢樂善出於天性人有寸美必極口稱道遭際以來每以薦達士類爲己任或曰人心不同豈能盡識一有失當得無累乎公曰人才何嘗累己第患鑒裁未明有遺才耳

且人臣以薦賢爲職豈得避纖芥之嫌而負國蔽善一時聞人揚歷中外者多公所舉然未嘗有德色平居慈祥樂易與人交不立厓岸及當官論事守正不倚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又勇於爲苟一事可行一善可舉如梗茹在曾必欲快吐而後已若農事若鈔法謂生民之重本有國之大計尤拳拳焉樂聞已過僚屬或相規勸雖其言甚切自敵以下宜若不能堪者公每優容之過亦隨改不少吝晚歲篤於義理之學樞衣魯齋求是正之有自得之趣無他嗜好惟聚書數萬卷而已身居寵貴自奉

若寒士門無闕隸客至倒屣出迎惟恐不及人以是多之謙晚至京師朝廷時有會議嘗忝從先生長者後及見直言正色不畏強禦今已矣若公者豈可復得哉銘曰

泰道方隆萬物棟通乾龍將翔瀚其雲從維我皇元肇開五葉群賢彙征翼扶大業公由縫掖徵詣公車平昔所聞逢時樂撫大理之行武昌之役賴公一言民免鋒鏑中統之治至元之隆公居政府匡輔有功饗餐擅權害民蠹國奮義直前發其姦慝如炭與冰則不可同退居散地不忘公忠見善

必聞有謀斯告聖恩天大愧無以報舉賢達能初非市恩一時桃李盡在公門農桑學校相繼具舉富庶而教先後有序澤民夙心經國遠圖天不假年有銜莫祛公今已矣公猶不死事業卓然載之信史

翰林侍讀學士郝公神道碑 盧摯

公諱經字伯常郝氏自潞徙澤之陵川始公八世祖祚曾祖昇祖天挺父思温既歿其徒相與號靜直處士有三男子公其長子也八世祖而下皆同居業儒不仕以淑其里場休瀟慶廼發於公壬辰

之變靜直君流寓燕趙間公年十餘歲沈塞靜重
狀貌瓌竒精敏有志趣盡力子職及其為學晝或
忘舖通昔詰旦衣服危坐諷誦不輟劬勤如此九
五六年剖劓梳摩磊砢而直廉凜而輝涵積揉累
日殊月異擷芳雋腴充而足之汧源洙泗以肩周
程雷風斯文陶冶當世慨然以為己任山峙川駛
天遊神遇屹乎莫移浩乎莫禦變化不可測矣既
冠順天道左副元帥賈公輔一見待以國士萬戶
張蔡公柔館公帥府張賈子弟皆從質學海內名
諸侯聞伯常之風者莫不飭使介走書幣庶幾屈

為賓友公一謝絕

世祖在潛邸羅致異儔挹其聞遣使者一再起公
既奉清問上稽唐虞下追湯武所以仁義天下者
緩頰以談繁若所陳也帝喜踰所聞凝聽忘倦且
俾書所欲言者條數十餘事皆援據古義剴切時
病及踐祚更化用公之言居多歲己未
憲宗自將伐宋建益上流

世祖總東師跨荆鄂公建議大槩以謂彼無釁可
乘未見其利唯修德以應天心發政以慰人望簡
賢以尊將相博族以壯基圖撫殊俗制列鎮以防

窺竊結盟保境興文治飭武事育英才恤罷氓以
培植元氣藏器於身俟時而動則宋可圖矣帝偉
公所論以爲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副使然勢
不中止遂絕江圍鄂守將賈似道駭遽請和屬
憲廟昇退王師言還明年

世祖卽皇帝位詔公以翰林侍讀學士使宋號使
曰國信錫金虎符公方踰淮邊將李壇輒潛師侵
宋兩淮制置使李庭芝寓書于公蟻以欺兵館畱
真州籍爲口實公答書弭兵息民通好兩國實出
聖衷日喻邊將戢戍守圉以契和議衆所聞知今

啓釁自瓊一旦律以違詔將無所逃罪此何與使
人事也公復上書宋主移文其執政論辨古今南
北戰和利害甚悉皆不報顧窮極變詐以撼公之
志知其終不可休於愧數也捷鏑館所墮垣棹棘
驛吏訶閤夜士鳴柝防閑挫抑獄犴之嚴不啻如
此介佐而下久於囚羈戚嗟尤怨無復生意公語
之曰鄉顧望不前將命之責一入宋境死生進退
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者豈能不忠不義
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公等不幸須忍死以待揆
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衆服其言亦皆自振

勵至元十一年右丞相伯顏奉辭南伐江漢名城望風鄉附

世祖命禮部尚書詰宋執行人之故遂以禮歸公聞嬰疾在塗醫問絡繹既至錫燕路朝以張異睦隱其瘁於塵事也詔治疾於家病遂殆不起以聞天子悼焉官其子采麟奉訓大夫起家知林州初公之使宋也內則時相王文統忌公重望排置異國陰屬邊將違詔侵宋沮撓使事欲以歎兵假手害公外則宋權臣似道竊郤敵為功取宰相畏公露其巧盟幸免之跡遂主議羈留舉國皆知其非

似道不恤也公拘真館十有六年去國未幾而文統伏誅甫歸國宋探誤國之罪似道殛宋隨以滅然則懷姦怙寵傾陷善良雖暫若得計機發禍敗曾不旋踵抑宋有亡徵公與阮會其患難不渝始終名節第一時而享百世者初非不幸也公歸以十二年四月卒以是年七月乙酉春秋五十有三

是月丁酉權厝保定府西靜直君墓次公幼至孝撫諸弟極厚待宗族疏近如一篤友樂施德於已者雖細惠必報然偉特方嚴風岸隋立衆不可攀薰良蕪茲題帖無貸故用世之志適際可為已墮

奇擯既顯幽所日以立言載道爲務撰續後漢書
紉丕儕權還統章武以正壽史之失著易春秋外傳
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王衡貞觀刪注三子一
王雅行人志各數十卷公於辭以理爲主雄渾有
氣文集若干卷傳于世嗚呼功於斯術者不既多
乎指累適已又何其勤也公娶張氏淑明祗修媿
德君子後公卒子男三人二早卒一采麟也以文
學行治擢賓侍從今爲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女
子二人皆已嫁孫二人皆幼其孤采麟謀徙公之
厝兆孟州河陽縣某鄉某里卜協則次公生平事

來謂摯曰先子墓有日墓隧之碑宜得銘得銘非
信後詒遠者銘猶無刻也夫子宜銘摯惟侍讀公
以宗儒文雄有勞烈於國叙德暴庸莫詳史氏其
堅毅忠壯抱負不可揜者名聲昭徹雖走卒牧豎
深閨婦人皆能道公姓字與沒世無聞者異信後
詒遠何待墓刻然固不可無銘也銘曰

鍾氣之奇惟志是持緒道之微而才可爲振轂鄒
魯駮乘濂伊獵德游藝載驅載馳孰濬其瀦孰植
其滋孰芬其藪孰煦孰吹有實其居實吾能戲聖
潛于藩髦選無遺裾曳冠魏憲言祁祁躍淵天飛

麟公雲達廼睠南顧廼休王師廼命鴻碩柔遠淮
夷夷速其顛公凜乎危削輒操觚榮觀幽羈刪述
廬分名義昭垂薄言還歸昔壯今耆胡不康寧胡
不期頤胡不三事爲國著龜清廟宗彝不既厥施
輿論嗟嘻烝烝嗣慶圖永孝思刻文墓碑以顯詩
之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八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九

神道碑

湖廣行省左丞相神道碑

姚燧

初公以中書右丞下江陵驛聞 大帝爲大燕三
日曉近臣曰伯顏東兵阿力海涯孤軍戍鄂朕嘗
深憂或荆蜀連兵順流而東人心未牢必讎城爲
應根本斯蹶孰謂小北庭人能覆全荆江浙聞是
肝膽落矣而吾東兵可無後虞朕喜以此御筆爲
北庭書昔魯魯合西地所生阿力海涯爲大將有
功信實聰明而安詳其加卽爲阿虎耳愛虎赤嫡

近越各赤給曰別平章求今億萬維臣之中降是宸翰昭乎雲漢之章藹如天語之温崇功祿德匪夸一時可華及子孫百世者纔公一家視古丹書鐵券出臣子手者何足道也即江陵民封之千家始公微時侍燕惟席地坐後特置榻班諸侯王阿失拉下賜之金蠶田竦至而省必合樂鼓其曲飲是他雜以青白縹色龍鳳御服御帽金玉珠帶白貂裘西錦珠衣海東白鶻凡所以侈服貴近田娛其心者靡不及公嗚呼盛哉公北庭人妣夫人獨堅呼突盧化胞生剖而出公考阿散合徹弗善也

將棄之夫人未忍益謹鞠視幼聰穎而辯長躬農耕喟然曰大丈夫當樹勲國家何至與細民勤本畎畝釋耒去求讀北庭書一月而盡其師學甚為舅氏習拉帶達拉寒所異歎曰而家門戶其由子大及從事人將卜隣吉帶俾其子故中書右丞相呼魯僕化從受北庭書又薦其忠謹得宿衛

大帝潛藩已未從濟江 帝射虎未殪公捨馬而徒挺矛春殺之攻鄂先衆而登禽一人還流矢貫喉出項 帝勇之賜銀為兩半百先是聞吐蕃有貯甘露寶函石室藏山穴者凡再使求之皆為大

蛇竒獸所懼莫至最後遣至其所無所見竟與俱歸勸進之初諸侯王議未一惟一王闕察耳嘗有書帝忘其誰在也顧左右問公曰臣所有之書出而決兩事皆其合旨中統二年制以爲中書省郎中褒曰久侍禁庭已著勞蹟至元改元加朝請大夫參議中書省事發言惟以當可事宜爲心不憚伯相而阿其所志人有小疵必白帝前衆畏其口明年進嘉議大夫僉南京河南大名順德洛磁彰德懷孟等路行中書省事始罷世侯而易置其地又明年轉廉訪使虎符領鷹坊凡鳥獸皮角

筋羽悉征輸官尋領諸路鷹師獵戶再兼中都路闡遺又明年進中議大夫僉制國用使司使又明年故中書丞劉武敏公拯爲策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戍使宋得竊築爲疆藩復此浮漢入江則宋可平帝大然之徵天下兵領以元帥府觀武襄陽城白河別開行中書省以我少師文獻公僉省公爲同僉凡襄鄧唐申裕在太宗世所殘漢上諸州之民避荒汴洛間與下戶賦寡者悉徙而南屯田給餉尋罷帥府又明年詔故平章合丹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贈太尉史忠武公天澤

來莅師宋遣人餽鹽茗襄陽乃築長圍起萬山包
百丈楚山盡鹿門以絕之又城峴首開省其上兵
興事劇星火公專入奏能日馳八百里敗宋殿帥
今平章范文虎於灌灘又明年分中書省為尚書
拜中奉大夫參知河南等路行尚書省事又明年
兼漢軍都元帥分將新軍四千六十及廢尚書復
以為河南等路行中書省事宋遣都統張貴張順
將舟師從上游送袍甲犒師自萬山接戰二十里
斬順殺溺過所當貴獨以餘衆入後水暴漲慮貴
乘出下令軍中舟置燈篝岸積薪檣貴果結戰艦

為陣宵遁盡然燈薪戰四十餘里斬之攬門關又
明年遂請以西域礮攻樊城拔而屠之無噍類遺
襄陽甚慘移攻具臨之且曉守臣呂文煥君以孤
軍禦我數年今鳥飛路絕帝實嘉能忠而主信
降必尊官重賜以勸方來終不仇汝置死所也文
煥感而出降十年二月也詔公借以入覲真拜參
知政事明年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同忠武公行
荆湖等路樞密院公策能籍民為兵十萬合舊軍
或丞相安童伯顏一人將之南伐宋社必墟制皆
從之故太傅伯顏與忠武時皆以左丞相贈開府

儀同三司太保并國武宣公阿朮以平章與公及故平章文煥以參政行省將大軍發襄陽將至郢忠武疾還敵宿兵數萬築新郢夾江爲城橫鐵鉅鑕戰艦江中巢礮曠弩逼我舟師郢北黃灣岸西去江三里所港通藤湖達漢敵壁其上攻拔之拖舟入港丞相惟以公數十騎覘新郢趙范兩都統鼓伏兵發葭林諸將倉卒有未甲者人人奮先殄其一軍兩將之首皆致公割趙腦膚撓酒飲之行克沙洋新城以臨復守臣翟貴逆降大軍去而復叛及漢陽故平章夏貴以制置舟師陳漢口水軍

千戶馬成爲導由巳未濟江沙武口塗入江拔陽邏青山白湖諸壁走貴軍鄂守臣張晏然王該王勝以城下遂徇州民衣冠關會仍其服行鄉郭帖然無有奪菜秉耒者民爭德吾元仁政義聲恨服化晚檄下漢陽壽昌信陽德安大兵旣東分四萬人戍鄂咨公留後尋進官榮祿大夫自陽邏置驛以便行商至蔡方請移師江陵而荆閩安撫高世傑將艨艟千六百艘卒二萬規襲鄂公分兵禦之大敗之荆江口降諸洞庭桃花灘下岳承制以守臣孟之紹爲安撫使即西師至公安誓曰自今功者

國朝文獻卷五十九
健兒陞長百夫百夫長千夫千夫長萬夫萬夫取
進止因南風大沙市戰城上又戰城中屠之江陵
精銳於是焉盡制置使朱禕孫辭疾高節度達出
降下令安集如鄂岳傳檄歸峽澧常德辰沅靖荆
門隨郢復皆下之官其守臣如岳除宋苛法衣食
惇嫠詔故平章廉希憲以右丞行省江陵以世傑
窮而來歸棄江陵市糶孫微至京師死猶沒入其
妻子還公于鄂移兵長沙行枝湘陰潭守臣植混
柱江中自喬口至城凡十五所皆斷之又拔城西
柵射書招其守帥李芾速下以活州民不然拔城

屠矣不答乃令諸將畫地分圍決隍水以樹梯衝
礮鐵填石心臺百日公中流矢創甚責戰益急申
命諸將凡所由久頓兵者卒伍前驅諸將安行其
後也自今萬夫千夫百夫之長皆居前列有退衄
者定以軍興法從事三日而拔謀諸將曰國家爲制
城拔必屠是州生齒繁夥口數百萬悉魚肉之非
大帝諭伯顏以曹彬不殺旨也其屈法生之發倉
以賑餓人傳檄柳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江西
袁連皆下之幼主面縛公入覲賀始庭拜平章政
事還移兵靖江破嚴關敗馬都統臨川陳張兩總

國朝文苑卷五十九
六
管小溶江諭經畧馬暨不下凡攻三十餘日而拔
公以靖江遠中土非長沙匹民性駑囂易叛難服
不重典刑之廣西它州不可言以綏徠其阮之市
斬暨傳檄下柳鬱林橫邕廉象潯藤梧貴昭欽賓
宜賀化高容欽雷為州二十廣東肇慶德慶封為
州三特鑿農土貴南丹牧莫大秀皆請內屬乃脾
全之湘水三十六所以通迤舟承制以萬戶史格
行宣慰司靖江還潭宋餘孽益衛兩王改元海中
啗人以爵規復其舊全永諸州與潭屬縣之民文
才喻周隆張虎羅飛之倫大或集眾數萬小亦千

數在在為羣與江之北黃蘄相煽以動皆削平之
偽將張世傑傳欲襲肇慶雷詔公討之且畧地海
外無為賊巢過柳州嶺時暑軍士病渴所乘馬蹄
地出泉人資沃飲至今名馬蹄泉而偽安撫趙與
珞已戍海南白沙港公航海五百里不崇朝而至
擊與珞并獲偽使冉安國黃之紀皆磔之諭降瓊
南寧萬安吉陽聞偽王陷南恩公還襲走之降方
經畧會衛王死崖山乃還復諭降八番以其首龍
文貌入覲置宣慰司從鎮南王伐交趾其君蹈海
去得文毅昭國兩王以歸後二年入覲上都庭拜

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再月而疾
勅尚醫四人診視求見登馬而劇歸即與夫人訣
當廿有三年丙戌五月廿五日薨上都享年六十
墓都城西高粱河公元配帖力 帝旣才公勅陳
亳穎元帥郝謙女爲亞妃前卒勅復以其妹爲繼
自陳三召傳至京師 順聖皇后爲加幘服白金
爲兩二千五百男六人帖力生故資善大夫湖廣
行中書省左丞忽失海涯長郝生正奉大夫湖廣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虎符監兩淮軍貫只各繼郝
生輔國上將軍湖南道宣慰使虎符監潭州軍賜

玉帶一品服和尚如夫人者蕭生授突魯海涯阿
昔思海涯媵生突魯彌實海涯女五人一適故嘉
議大夫同知廣西道宣慰司事恆里斯班一適承
務郎大司農少卿僧家奴一適中書省斷事官六
斤一適昭勇大將軍監平陽太原軍伯淵一適傳
詔內牙男孫三人小雲石海涯虎突海涯合滴力
海涯女孫六人一適郝某一適平章濶里吉思子
孛羅一適監平陽太原軍子埵斜餘幼後公薨十
四年今正奉輔國以神道未碑出公凡受制書與
御筆及公平生行實請燧曰徵是爲銘嗚呼兄弟

爭與昭揚先德於其子職責已塞矣嘗讀望諸君
書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未嘗不興
慨歎於武敏開用兵端視南國爲奇貨思圖形丹
青垂譽竹帛於今日後者如取諸懷及襄陽下方
戎淮西功已不出乎已大師南伐復分兵淮東渡
江捷聞一失聲而死豈先禍始禍者誠如道家所
忌邪而公鼓其孤軍留戍所餘不能倍萬名城通
都身至力取利盡海表圖地籍民半宋壇理其時
將相雖瞠後塵猶不可望公少見最所下州荆之
南十四淮西四湖南九江之西二廣西二十有一

廣東海南各四凡五十八自餘洞夷山獠荷氈被
義大主小酋基錯輻裂連數千里受靡聽令者猶
不與存其依日月之末光張雷霆之餘威以會其
成功者亦一卅之雄哉今列其由省募戎靡與所
受降登宰相者丞相二蒙古帶阿拉韓平章十二
奧魯赤虎突帖穆兒阿力史格呂文煥帖穆耳僕
花李庭李順張弘範劉國傑程鵬飛史弼右丞四
唆突完顏訥懷關出柔落也訥左丞四關出海亮
帶劉深趙修己參政十三賈文備鄭也可何璋張
鼎樊楫朱國寶張榮實囊家帶烏馬耳孛羅合答

耳高達馬應龍雲從龍都元帥宣慰使總管萬夫
千夫之長又什伯是觀出其門衆多又足徵公善
推勞人也初北上田租畝取三升戶調歲惟四兩
及定湖廣稅法畝取三升盡除宋他名徵後征海
南度不足於用始權宜抽戶調三之一佐軍時以
爲虐今較江浙諸省繁增倍蓰獨西南賴以輕平
其境館傳修潔亦甲他省生祠所在岳潭柳雷公
安興安皆一而嚴關與全獨二銘曰

疇曰江漢南北之限天裂幅憤可恃爲捍天混皇
與其險則那古以求之同軌不多秦漢茲降吳平

於晉陳兼於隋矧趙遺胤曜靈生東有炎朱光燭
火之微宜爾滅藏於皇 大帝神武不世行所眷
思效若龜筮由夫潛藩自將六師鵬舫浮江亦旣
越之歸正丹宸羣策明試加兵襄陽五稔克止公
曰乘勝籍民授兵將以大臣南國用平 帝曰俞
哉惟爾協朕假爾以鉞誅彼干禁大師克鄂鼓行
而東四萬其徒畱後畀公公乃按圖吾與吾守待
敵伺先孰與進取自鄂而岳自岳而荆長沙桂林
皆剡以兵餘州數十雖定傳檄勢讐言綏心亦孔
棘又鋤武庚于海之南左右皇子交州是戡疇知

公勞 大帝簡在衣裘禽隼麋有遺賚不事故常
隨其奎章捷捷翩翩龍騰鳳翔又錫金疊合樂而
飲臣鄰之家寵未有甚猶若未然丞相是崇與太
傅公同元元功甲子二終玄閭是宅壽止名垂晰
晰竹帛北方諸流所王維河九里漸濡尚其餘波
宜公有子匪相伊使不專美虞賞克延世其北居
庸廬溝在西有碑斯豐流峙與齊

平章政事忙兀公神道碑

姚燧

燧持憲節使江之東三年當大德癸卯光祿大夫
上柱國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公之三子山東宣慰

使渾都與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副使拜都及行
河南省參知政事也先帖木而譜其系狀其事以
請曰先公三宿墳莽矣其忠以事國孝以繩家光
大而雄偉者不及今焉鑱之金石將日遠日忘奚
以眎遺胄於無窮敢屬筆子燧以與憲副聯事此
道義不可辭乃序之曰公忙兀氏諱博羅驩畏答
而公之曾孫蘇木曷公之孫瑣魯火都公之子始
畏答而與兄畏翼俱事 太祖時大疇盛疆畏翼
謀往歸之畏答而苦止曰 帝何負汝而為是竟
去追之不復雪泣而歸請獨宣力 帝貳之曰汝

兄與衆皆往獨畱何爲無以自明乃折矢誓曰所
不終事 帝者有如此矢 帝感其誠易名胥廩
約爲按答蓋明炳幾先與友同死生之稱

帝後與王罕陳於曷刺真彼衆我寡救兀魯一軍
先發其將木徹帶玩鞭馬鬣不應胥廩請曰戰猶
鑿也匪斧不入我先爲鑿諸軍斧繼顧 帝訣曰
臣萬一不還三黃頭兒將軫 聖慮者辰入疾戰
大敗其軍晡猶逐北勅使止之乃旋師免胄爲殿
腦中流矢 帝傷之曰朕戒卿蚤休兵竟創而歸
親爲傅藥寢與同帳踰月而卒 帝曰曩只里吉

爲敵將實禦胥廩其以只里吉民百戶屬胥廩子
世世歲賜勿絕其族散亡者以完之即封北方萬
家 太宗以其子忙哥爲郡王又俾貴臣忽都忽
大料漢民分城邑以封功臣割泰安州民萬家封
郡王歸奏 帝問忙兀之民何如是少對曰臣今
差次惟視 太祖之舊舊多亦多舊少亦少

帝曰不然舊民少而戰績則多其增爲二萬戶與
十功臣同爲諸侯者民異其編及魯爭之忙兀舊
兵不及臣半今封額多於臣 帝曰汝忘而先玩
鞭馬鬣事邪後諸侯王與十功臣既有土地人民

九事干其城者各遣斷事官自司聽直于朝公年
十六爲斷事官 世祖正宸極以從攻叛王阿里
不哥功賜其軍驃馬四百匹金銀幣帛稱是尋詔
入宿衛曉近臣曰是勲閔諸孫從其出入禁闈無
輒誰何李壇反詔將忙兀一軍圍濟南鈔益都萊
州賊平決獄燕南人稱明允賜衣一襲雲南王虎
哥亦爲其省臣寶合丁董毒殺事聞敕中書擇可
治其獄者凡四奏人皆不當旨丞相先真舉公且
言敗事臣請從坐 帝曰之人則可公辭臣不愛
死第年少目不知書 帝曰朕方恃卿求皇子死

尚書別帖兀而知書惟可使之簿責其事是否一
委自卿明日慎無歸咎輔行也且聞卿不善飲彼
地多瘴宜少飲敵之未至四五驛所寶合丁遣人
負金六籛來迂公曰雲南去朝廷遼邈省臣握兵
不安其心將懼而變乃好爲語遣之既至盡以金
歸省而竟其獄得置毒情殺之而還奏可顧先真
曰卿舉得人賜兼金爲兩五十武備寺奏令入筋
角惟忙兀以時夥於常歲 帝曰其報賜之自今
凡忙兀事無大細如扎刺而事統安童者悉統於
博羅驪八年授昭勇大將軍右衛親軍都指揮使

虎符大都則專右衛上都則三衛兼總十一年授
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右丞大師南伐分軍爲兩制
曰其右受伯顏阿朮節度左悉委卿指一犯法臣
曰如別急烈迷失朕不責也俄受兼淮東都元帥
軍于下邳公策諸將曰清河居宋北鄙城小而固
與泗州昭信淮安實相犄角當水陸衝未易卒拔
可頓大兵爲疑海州東海石秋違此數百里其守
必懈吾將輕兵倍程而東其守臣可襲虜也師至
海州丁安撫果下石秋東海隨下清河史安撫聞
之亦下不一月而下四城宋主旣降而淮東諸州

猶城守故太傅伯顏入覲還密詔公進兵拔淮安
南堡戰白馬湖又戰寶應棄高郵不攻由西小河
達漕河據灣頭堡斷通泰援竟拔揚州斬其制帥
李庭芝淮東諸州悉下賜西域藥及蒲萄酒介冑
弓矢鞍勒會分江南之州隸諸侯王及十功臣又
益封公桂陽州十四年遣平叛王只里幹帶於應
昌賜玉鑿帶幣帛與博羅驪岡署樞密院事未久授
北京右丞旣至召還會南土多反者詔募民能從
大軍進討者俾自爲軍其百夫千夫惟聽其萬夫
長節度不役他軍制命符節一與正同已行矣公

疾不能自陳令董司徒文忠入言今者日所出入
勝兵何啻百萬何假此曹無賴僥倖之徒以壯軍
威臣恐一踐南土肆為貪虐斬伐平民妻其婦女
橐其貨財民畏且仇反將滋衆非便召輿疾入
帝視其色瘁然賜坐與語重陳董奏可之適常德
入愬唐兀帶一軍殘暴其境如公所策勅斬以徇
諸是軍皆罷之十六年哈刺斯博羅斯幹羅罕薛
連干皆疆宗也勢不相一求遣大臣來莅詔令公
往兀居是二年十八年以右丞行省甘肅時大軍
駐西北仰哺省者十數萬人自陝西隴右河湟皆

不可舟惟車輦而畜負之塗費之餘十石不能致
一米石至百緡公經畫得方供億不乏賊不敢窺
邊者二年二十有一年授龍虎衛上將軍御史大
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事黃華反徵內地戍兵進
討未能平賊多奴良民以歸公令監察御史提刑
按察司隨在糾覈皆止還之以疾歸會諸侯王乃
顏反 帝欲自將征之公曰始 太祖分封東諸
侯王及侯其地與戶臣始知之以二十率之彼得
其九忙兀兀魯札刺而弘吉烈亦其烈斯五諸侯
得其十一彼力滋多吾亦滋多吾有衰耗彼亦衰

耗然要其歸五侯之力終多彼二惟責徵兵五侯
自足當之何煩乘輿臣昔疾今愈請事東征制可
賜介冑弓矢鞍勒命公董是五諸侯兵以行與乃
顏接戰屢摧其鋒再與其黨一王塔不帶戰淞兩
不止軍以乏食求却公曰兩陣之間勿作事先已
而彼軍先動公悉衆乘之逐北二日身中三矢禽
塔不帶斬忽倫輩後與月律魯太師合力始誅之
賜銀爲兩四百五十幣帛九不再月其黨一王哈
丹復叛公再請往詔與諸侯王乃馬帶討之公徃
於屢勝一日不虞賊游兵卒至止從三騎返走有

壑絕前廣二丈深加廣半追兵且及獨公策馬能
越三人後者皆見殺人以爲天相忠義後逐北極
於東海之墟哈丹自引去獲其二妃斬其子老底
於陣九戰四年所俘金銀悉散將士以故人致死
力賊平勅一妃賜乃馬帶一妃賜公陳金銀器延
春閣召東征諸侯王及公至將分賜之間公汝家
是器幾何鑿帶有無公曰以陛下威德奉身之
物亦畢備矣帝曰朕出此物本酬卿曹之勞在
人則伐其能以幸多取朕問猶曰既有可謂謙挹
不眩於貨者豈令其徒手歸姑賜是器五百兩廿

八年改河南宣慰司爲行中書省求可首是省平
章者凡三奏皆不允末乃及公則可授榮祿大夫
平章政事准鹽爲引歲六十五萬前政多逋至公
如額而集賜異幣一開封監縣鐵元而告廉訪使
胡某不戢其民昏集曙散縣簿陳勳置巡屋器械
於村又周劉先店爲墻四其門扃鑄司夜出入詔
公按之皆誣杖而徙戍南邊後詔天下枯馬不當
及公等之家公曰吾家有馬羣連郊垆不思佐國
無以爲方三千里官民之倡其入驟馬十有八疋
河水遷流無常民訟退灘連歲不絕或以其地投

獻諸侯王求爲佃民自蔽公奏正之仍著爲令河
後泛濫堤埽橫潰歸德睢州汴梁水及城下潏爲
巨浸公親行視督有司捍完之 皇上元貞二年
遷公平章陝西未行而改復爲河南入覲奏忙兀
一軍戍北歲久衣率故弊請以臣泰安州五戶歲
入絲一斤積四千斤盡輸內帑易爲匹帛分賚諸
軍 上以爲益勅迺車送達軍中賜銀爲兩百五
十幣帛三陞辭之曰 上諭之曰卿今白鬚

世祖德言實足聽聞事更加慎中書平章刺真宣
政院使大食蠻合奏始者伐宋 世祖分軍爲兩

右則屬之伯顏阿木左屬之博羅驩今伯顏阿木
皆有田民而博羅驩獨無可後上曰何久不言
豈彼恥自白耶其於淮東所嘗戰地高郵已籍之
民賜五百户以上中下率之上而中下各二及
圈背銀倚比再至汴踰年凡流外官久滯不銓旅
食道宮者旬月皆出之大德之元叛王藥木忽而
兀魯不花來歸公遣使駟聞始是諸王叛由其父
是輩小弱若無與知今焉來歸宜棄前惡以勸未
至上曰是奏深契朕衷改平章湖廣賜金鞍勒
至汝寧合福建省于江浙授公光祿大夫上柱國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賜白玉腰帶夏旱
隨禱而雨杭之豪民十家入賂於官大爲釀務高
其估而專其利酒日醕惡公變其法張省四憑其
富蓄凌轢府縣肆爲姦利自刻木牌與交鈔雜行
民間實侵貨幣與國爭利又盜隄海之石墻其私
居公欲斬之而中書刑曹當以杖然亦由是大姓
始重足立矣以大德庚子五月二十有二日薨于
臨安寓金年六十有二以其年七月八日葬于檀
州西北太行山不封最其平生典兵則右衛都指
揮使都元帥樞密院風紀則御史大夫宰相則三

爲右丞四爲平章與夫四十七年馬足所及西南
雲南西北金山東北海隅東高句驪東南兵闕再
討叛臣四征叛王其間事平而疾聞變請行惟以
有國艱虞爲憂視轉鬪乎萬里之遠歷歲之久若
堂奧之朝夕焉雖風靈戰瘁其膚鋒矢交集其躬
飲食飢渴不時其口體皆不避恤必致寇首截下
歸報終事而止真凜凜有曾考風 上尤眷重之若
世祖身御橐韃弓矢皆百世傳寶不以賜臣下者
惟以賜公海東青雜鶻先朝多或十賜惟至白鶻
甯爪玉如聖語曉曰是禽惟朕及鷹師所韝以卿

世臣諸孫宣力之多日桑榆矣無以娛心河南治
地平衍而遠且多陂澤鵝鶻所集時出縱之使民
得見昭代春秋蒐田之盛不敢萌啓邪心皆殊錫
也夫人某氏男四人宣慰憲副參政季博羅公於
庭臣居家最名有法夜分不寐諸子列侍其前聽
談祖宗故實母敢或歸私室宴奉樽俎送歌舞以
娛賓亦無有酒失者女六人長適國戚卜伯次適
薛徹干平章子僉書樞密院事完者次適國王弟
孛蘭朐次適月赤察而太師弟怯烈出次適山東
宣慰使必宰牙幼在室銘曰

皇矣

太祖肇造方夏右之左之惟十臣者公之曾考展
一其中矢矢濬告 帝視友同敵陳來加挺戈而
出大崩其軍免胄而入五兵之長無矢不仁由賊
叩輪懋功是創 帝惻其心百俘償死顧成嘉止
既王其子迨分茅土 帝自等差國以泰安二萬
其家公祖王季勤勤克類再傳而公 世祖之事
勲闕遺苗 帝植以培而獨於公 嘗譽其材聽於
禁闈無止人出翼翼其心彌謹自律隨遇而安利
患靡干承命即往奚遠奚難東北 海隅西南六詔

旣聞炎取金山遐徼聞有艱虞必請赴趨大獄叛
藩無一漏誅人臣憲憲曰省臺院平章大夫宥密
鈞踐 先聖 今聖賚予優優良駟天閑豪華御
鞬囊韉介冑鞞帶衣裘黃白之金委家如丘皇矣
太祖于疆于理惟公曾考實成其始遺厥大艱界
之神孫神孫 世祖闢乾翁坤考其皇輿南北猶
判孰是浙右羸鬼歆裸大興師征截業百城罔不
單壺竭蹶義聲傳其國都孱王銜璧蕞爾淮東諸
州猶壁詔公進攻盪殲渠兇九域攸同公焉成終
將天之意悠悠或在成始之孫宜際斯會益封桂

陽江嶺外內於乃先烈克先以大嘗聞古先誓侯
功臣泰山如礪國以永存嗟公王孫國泰山下權
輿礪如其自今也

平章政事徐國公神道碑

姚燧

公燕只吉臺諱徹理曾祖太赤初將突騎百夫宿
衛從太宗戡定中夏又勦平宋彭義斌淑擾山
東太宗分土功臣由徐邳再剋於兵戶不足萬
故國以兩州租納忽憲宗伐宋師由蜀入從攻
合之釣魚山戰疾力考掬旅局監其國以
世祖建極中統之元庚申夏五月十有二日生公

六歲而孤母夫人蒲察君介介自持動以禮節親
戚不敢干以非義教子讀書天質粹美不勤外傳
六經二氏悉涉源委以故聰明開益日多才畧兼
人恒以匡君經國自期至元十有八年軀幹盈常
襲其祖衣長不能勝則知其先益魁傑也其年入
見帝賜之問而竒其對進侍惟慳湛露龍光汪
濊涵濡絕其等夷時詢民情細微敷告無隱一諸
侯王稱兵東北帝自將征入其地矣軍中夜驚
公出撫遏人識言音喧嘩一寂跳梁既平為奏兵
餘之民艱窶剥膚不賑恤之將不生活賴賜穀帛

牛馬脫寒飢者亡慮數十萬人歸擢利用監古武庫也匪簡在 帝心人者不以付之二十有三年詔求逸遺于江之南且省其俗時相方急治賦鬻民學田官有其直令既行矣公則止還諸學用爲完廟養賢之須歸以事聞制甚嘉可明年桑葛分中書庶務立尚書省初爲平章後爲丞相凡昔盜殺臣爲領部爲制國用使爲尚書省所通錢粟併歸中書舉誣爲中書失徵殺其二相大爲計局鈎考豪釐諸省承風鄂省已劇浙省尤酷延募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親又失代輸其隣追繫收坐岸

獄充物榜掠百至或關夫三木責妻市酒以償民不堪命自經裁與瘦死者已數百人虐焰熏天諸王貴戚亦莫誰何無不下之獨公奮然數其奸賊帝初未然益犯威顏言色俱厲 帝以爲醜詆大臣失幾諫禮怒遣左右批其頰辯不爲止曰臣非有仇於彼而然直不忍其罔 上自私敢因雷霆一擊遂爾結舌使 明帝有不受言之名臣實憤恥 帝意始解命將衛士百人控鶴倍之入籍其家得金寶衍溢棟宇他物可資計者將半內帑罪旣彰白始鈐其人諸繫計局者皆出之又命籍黨惡

浙省諸臣平章左右丞參政烏馬蔑列忻都王濟
等家併桑葛之姻鄂省要東木皆醢以謝天下以
成其獄凡四過徐不入其家爲 帝所忠怒御史
臺臣不善癉惡坐觀致此其自當汝罪皆曰奪職
追祿杖三者唯命江浙平章夙有怨於臺乘其憑
怒自傍激之謂湖北廉使功臣諸孫盜燒鈔八百
定堂帖二十下容姦數年賊終未入抱案

帝前示曰稽是可見悞裂卷爲兩縫畱半印公曰
縫用印者以杜罔欺汝爲宰相持半印案以訟人
餘半烏在其人言塞 帝顧罵而起臺辯始釋明

日拜御史中丞無幾時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行
省福建賜爲兩金五千銀五千令行禁止民便安
之惟汀漳處盜積歲未平公身將諸戍之兵申明
約束不貪勝不蹂禾稼不入民舍惟張皇武威過
柵不攻示以整暇晝則合圍山中夜則稅野偃旗
仆鼓賊或僞降覘其何爲乃豐酒肉飲食曉曰汝
昔由不堪汙吏侵暴潛逃居此能棄險而還耕桑
則平民矣吾安忍被汝反名而加誅夷寡人之妻
孤人之子獨人父母而利其財悉縱歸之他柵聞
者相率以出其渠歐狗日浸南犇大兵隨之偷生

陽中其黨縛致于軍血鋒刃者纔是一截自是方
三千里枹鼓不鳴正席其堂畫諾而已聞

帝不豫馳歸京師嘗藥晨夕俄然賓天與諸侯王
大臣定策禁中遣使逆 成宗龍庭入踐天位大德
之元拜江南諸道行御史大夫一日召其都事賈
鈞今參議中書者謂曰明詔責使肅清宣明風俗
教化而刀筆流爲御史者肆爲苛虐惟急徵賦以
多爲功至迫于證父妻證夫弟證其兄奴告其主
敗風教者我實行之汝宜以是出訓其屬
帝聞之以爲得職風紀大體微意栢臺七年改浙

省平章政事其治如臺門無私謁以轉粟京師多
資東南居天下什六七而松江填淤歲久富民利
之當水出塗築爲圍田以故瀰漫漫灌沮洳廣遠
民不可稻公發卒數萬浚決隄石堤之導水入海
使復其故凡身董役經時而成民得良田若干萬
頃至今賴之九年召入平章中書贊右丞相搏力
一心燮和庶政希致隆平纔一暑寒責異已相曰
方 帝不豫而乃阿中專決吾誠不忍汝見敗國
以喪元也遂疾不出以十月八日薨年四十七立
朝之士在野之民齋咨咸曰古人有言昊天不弔

國朝文獻卷五十九
二十四
殲我良人矧鉅臣哉蓋棺之日最其家楮緡不滿
二百而債券積多至十萬大臣清貧無公比倫足
昭炳白樂施爲仁不富之實官給轎車始克歸葬
于徐邳岨山之陽前夕茲山列炬如畫人則以爲
公之營魄結爲光耀以助臨照之祥既貴顯矣妣
夫人杖之受不敢逃其孝又何如也後公薨之三
年當至大之元制贈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太傅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徐國公謚忠肅於戲
今聖不忘哀而崇之所以爲人臣下賁幽墟可謂
竭盡而無餘矣銘曰

維昔 大帝立極之歲人生是時不億其麗何獨
於公光嶽氣終娠是元臣豈億所同加敦詩書聞
開見益甫踰弱冠惟惺出入于狩于征無遠不從
靡夕與朝勤不懈恭天寵之承其言易直袞闕可彌
愚怒安卹大沃宸聰盡殲孔子于福平章百其贈
金汀漳風盜知公來臨投其爰斫耕鑿謳吟
成宗繼序曰秦漢下御史大夫丞相之亞俾行南
臺不專繩愆體仁德音風教是宣移平章杭先民
所急浚通松江壤防巨室中書平章曾不歲餘策
右已相阿中速辜行馬施門用示不出憤疾以終

目録卷五十九
枚時望失將空徐方岨山之陽貧僅能歸其清益
彰嗟茲九土莫自神禹岱宗巖巖北徐爲襟其帶
伊何淮流在南今其疆理蹙乎古始河蓄彭城其
水瀾瀾初公曾祖以佐運功雖國是徐猶爵未崇
於皇 今聖公德之令哀蚤隕祚上公是命旣土
旣爵傳子而孫帶礪山河國以永存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九

